



中学图书馆文库

并非舞文弄墨

——英国散文名篇新选

王佐良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中学图书馆文库

我这一辈子

——老舍中短篇小说精选

老舍著 傅光明选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这一辈子：老舍中短篇小说精选 / 老舍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6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4985-8

I. ①我… II. ①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773 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字 数 218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37.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写在前面

我以为，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之一，语言俗白鲜活、简劲自然，结构匀称严谨、疏密有致；在有限的篇幅里，以诗歌的笔法，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呈现出独有的极具个性化的小说文体模式，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他写《老张的哲学》时，因明显感到“以文字耍俏本来是最容易流于耍贫嘴的”。到写《赵子曰》时，便有意力图使文字变得“挺拔利落”。他追求文字要有“澄清如无波的湖水”般的“平易”，但这“平易”又须不是死水般的凝寂，而要“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

到了写《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

时，老舍创作上已经过了“长时间的培养”，有了“把一件复杂的事翻过来掉过去的调动”的本事，从《大明湖》里抽出而成的《月牙儿》就典型体现着老舍小说形式上的诗意、成熟与艺术思想上的扎实、深邃。《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正红旗下》无不如此。

作为艺术家，他追求的是“用最简练有力的词句道出最高的思想和最复杂的感情”。老舍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幅用文字构筑的全景展现北京人情市井、世俗风物与历史文化的俗白的“清明上河图”，既是艺术的集大成，更是人文思想的剖面图。

他塑造小说人物形象的艺术构思过程，其实也就是他锻造、打磨以及批判国民文化思想痼疾的成型过程。这在他写于中国现代小说初创期的最初两个长篇《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里，即已显露端倪。直到20世纪60年代老舍动笔写最后一个长篇《正红旗下》，他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老舍在《二马》中对根深蒂固地寄生在国人骨髓里的迂腐文化精神的解剖，变得更加锋利有力。《猫城记》有着强烈的政治讽喻小说的意味，“它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它以卡夫卡《变形记》的想象形式，打造出一个奇特的猫城，那猫城最后“灭

亡的足音”不也正是老舍对古老民族的灵魂敲响的警钟和对国民性最残酷无情的批判吗？正如老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必然选择自杀一样，《猫城记》也是忧愤之极的他的必然之作。

写于1933年《离婚》中的诸多人物，无论张大哥，还是老李、小赵，性情上并不比“猫人”们好多少，一样持自私、怯懦、折中、敷衍的庸人哲学。《离婚》标志着老舍的小说创作走向了成熟，连幽默都让他“看住了”，不再是信马由缰、恣肆漫溢，而是节制分寸、恰倒好处。

然而，最能展现老舍这种幽默风采的小说，是1934年3月到8月在济南写的《牛天赐传》。虽然它不是老舍作品中最优秀的，却是最能以幽默加讽刺来勾画小人物的性格命运与灵魂镜像的。

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出现了。单就幽默来说，“一味幽默”的“毛病”没有了，而是“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它（《骆驼祥子》）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四世同堂》三部曲是一幅史诗性的画卷，篇幅是老舍小说中最长的。它艺术地把日军侵略下沦陷的北平城的血泪悲苦命运，浓

缩在了一条不起眼的“小羊圈”胡同的“葫芦肚”里。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四世同堂》都称得上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更是中国抗战文学的扛鼎之作。

最为惋惜的是，老舍 1961 年底动笔的《正红旗下》在写了个鸿篇巨制的开头之后，便束之高阁。《正红旗下》没能成为老舍积 40 年文学创作之功的压卷之作，没能为 20 世纪中国的小说创作奉献一部有理由认为是杰作的名著，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里所选 10 篇小说及相关注释，均采用 199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全集》（19 卷）选编而成，旨在呈现一代文学大师的艺术风采。

傅光明

2014 年 3 月

目 录

小铃儿	1
微神	10
黑白李	26
月牙儿	46
老字号	84
邻居们	93
断魂枪	107
我这一辈子	118
小人物自述(未完)*	198
正红旗下(未完)*	225

* 此文为作者的未完成稿。

小铃儿

京城北郊王家镇小学校里，校长、教员、夫役，凑齐也有十来个人，没有一个不说小铃儿是聪明可爱的。每到学期开始，同级的学友多半是举他做级长的。

别的孩子入学后，先生总喊他的学名，唯独小铃儿的名字——德森——仿佛是虚设的。校长时常地说：“小铃儿真像个小铜铃，一碰就响的！”

下了课后，先生总拉着小铃儿说长道短，直到别的孩子都走净，才放他走。那一天师生说闲话，先生顺便地问道：“小铃儿你父亲得什么病死的？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

“不记得！等我回家问我娘去！”小铃儿哭丧着脸，说话的时候，眼睛不住地往别处看。

“小铃儿看这张画片多么好，送给你吧！”先生看见小铃儿可怜

的样子，赶快从书架上拿了一张画片给了他。

“先生！谢谢你——这个人是谁？”

“这不是咱们常说的那个李鸿章吗！”

“就是他呀！呸！跟日本讲和的！”小铃儿两只明汪汪的眼睛，看看画片，又看先生。

“拿去吧！昨天咱们讲的国耻历史忘了没有？长大成人打日本去，别跟李鸿章一样！”

“跟他一样？把脑袋打掉了，也不能讲和！”小铃儿停顿一会儿，又继续着说，“明天讲演会我就说这个题目，先生！我讲演的时候，怎么脸上总发烧呢？”

“慢慢练就不红脸啦！铃儿该回去啦！好！明天早早来！”先生顺口搭音地躺在床上。

“先生明天见吧！”小铃儿背起书包，唱着小山羊歌走出校来。

小铃儿每天下学，总是一直唱到家门，他母亲听见歌声，就出来开门；今天忽然变了：

“娘啊！开门来！”很急躁地用小拳头叩着门。

“今天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刚才你大舅来了！”小铃儿的母亲，把手里的针线，扞在头上，给他开门。

“在哪儿呢？大舅！大舅！你怎么老不来啦？”小铃儿紧紧地往

屋里跑。

“你倒是听完了！你大舅等你半天，等得不耐烦，就走啦；一半天还来呢！”他母亲一边笑一边说。

“真是！今天怎么竟是这样的事！跟大舅说说李鸿章的事也好哇！”

“哟！你又跟人家拌嘴啦？谁？跟李鸿章？”

“娘啊！你要上学，可真不行，李鸿章早死啦！”从书包里拿出画片，给他母亲看，“这不是他；不是跟日本讲和的奸细吗！”

“你这孩子！一点规矩都不懂啦！等你舅舅来，还是求他带你学手艺去，我知道李鸿章干吗？”

“学手艺，我可不干！我现在当级长，慢慢地往上升，横是有做校长的那一天！多么好！”他摇晃着脑袋，向他母亲说。

“别美啦！给我买线去！青的白的两样一个铜子的！”

吃过晚饭小铃儿陪着母亲，坐在灯底下念书；他母亲替人家做些针黹。念乏了，就同他母亲说些闲话。

“娘啊！我父亲脸上有麻子没有？”

“这是打哪儿提起，他脸上甭提多么干净啦！”

“我父亲爱我不爱？给我买过吃食没有？”

“你都忘了！哪一天从外边回来不是先去抱你，你姑母常常地

说他：‘这可真是你的金蛋，抱着吧！将来真许做大官增光耀祖呢！’你父亲就眯眯眯眯地傻笑，搬起你的小脚指头，放在嘴边香地亲着，气得你姑母又是恼又是笑。——那时你真是又白又胖，着实地爱人。”

小铃儿不错眼珠地听他母亲说，仿佛听笑话似的，待了半天又问道：

“我姑母打过我没有？”

“没有！别看她待我厉害，待你可是真爱。那一年你长口疮，半夜里啼哭，她还起来背着你，满屋子走，一边走一边说：‘金蛋！金蛋！好孩子！别哭！你父亲一定还回来呢！回来给你带柿霜糖多么好吃！好孩子！别哭啦！’”

“我父亲那一年就死啦？怎么死的？”

“可不是后半年！你姑母也跟了他去，要不是为你，我还干什么活着？”小铃儿的母亲放下针线叹了一口气，那眼泪断了线的珠子般流下来！

“你父亲不是打南京阵亡了吗？哼！尸骨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呢！”

小铃儿听完，蹦下炕去，拿小拳头向南比画着，大声地说：“不用忙！我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

“你要怎样？快给我倒碗水吧！不用想那个，长大成人好好地养活我，那才算孝子。倒完水该睡了，明天好早起！”

他母亲依旧做她的活计，小铃儿躺在被窝里，把头钻出来钻进去，一直到二更多天才睡熟。

“快跑，快跑，开枪！打！”小铃儿一拳打在他母亲的腿上。

“哟，怎么啦！这孩子又吃多啦！瞧！被子踹在一边去了，铃儿！快醒醒！盖好了再睡！”

“娘啊！好痛快！他们败啦！”小铃儿睁了睁眼睛，又睡着了。

第二天小铃儿起来得很早，一直地跑到学校，不去给先生鞠躬，先找他的学伴。凑了几个身体强壮的，大家蹲在体操场的犄角上。

小铃儿说：“我打算弄一个会，不要旁人，只要咱们几个。每天早来晚走，咱们大家练身体，互相地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我还多一层，打完日本再打南京。”

“好！好！就这么办！就举你做头目。咱们都起个名儿，让别人听不懂，好不好？”一个十四五岁头上长着疙瘩，名叫张纯的说。

“我叫一只虎，”李进才说，“他们都叫我李大嘴，我的嘴真要跟老虎一样，非吃他们不可！”

“我，我叫花孔雀！”一个鸟贩子的儿子，名叫王凤起的说。

“我叫什么呢？我可不要什么狼和虎。”小铃儿说。

“越厉害越好啊！你说虎不好，我不跟你好啦！”李进才撇着嘴说。

“要不你叫卷毛狮子，先生不是说过：‘狮子是百兽的王’吗！”王凤起说。

“不行！不行！我力气大，我叫狮子！德森叫金钱豹吧！”张纯把别人推开，拍着小铃儿的肩膀说。

正说得高兴，先生从那边嚷着说：“你们不上教室温课去，蹲在那块干什么？”一眼看见小铃儿声音稍微缓和些，“小铃儿你怎么也蹲在那块？快上教室里去！”

大家慢腾腾地溜开，等先生进屋去，又凑在一块商议他们的事。

不到半个月，学校里竟自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永不招惹人的小铃儿会有人给他告诉：“先生！小铃儿打我一拳！”

“胡说！小铃儿哪会打人？不要欺侮他老实！”先生很决断地说，“叫小铃儿来！”

小铃儿一边擦头上的汗一边说：“先生！真是我打了他一下，我试着玩来着，我不敢再……”

“去吧！没什么要紧！以后不准这样，这么点事，值得告诉？”

真是！”先生说完，小铃儿同那委委屈屈的小孩子都走出来。

“先生！小铃儿看着我们值日，他竟说我们没力气，不配当，他又管我们叫小日本，拿着教鞭当枪，比着我们。”几个小女孩子，都用那炭条似的小手，抹着眼泪。

“这样子！可真是学坏了！叫他来，我问他！”先生很不高兴地说。

“先生！她们值日，老不痛痛快快的嘛，三个人搬一把椅子。——再说我也没拿枪比画她们。”小铃儿恶狠狠地瞪着她们。

“我看你这几天是跟张纯学坏了，顶好的孩子，怎么跟他学呢！”

“谁跟卷毛狮……张纯……”小铃儿背过脸去吐了吐舌头。

“你说什么？”

“谁跟张纯在一块来着！”

“我也不好意罚你，你帮着她们扫地去，扫完了，快画那张国耻地图。不然我可真要……”先生头也不抬，只顾改缀法的成绩。

“先生！我不用扫地了，先画地图吧！开展览会的时候，好让大家看哪！你不是说，咱们国的人，都不知道爱国吗？”

“也好！去画吧！你们也都别哭了！还不快扫地去，扫完了好

回家！”

小铃儿同着她们一齐走出来，走不远，就看见那几个淘气的男孩子，在墙根站着，向小铃儿招手，低声地叫着：“豹！豹！快来呀！我们都等急啦！”

“先生还让我画地图哪！”

“什么地图，不来不行！”说话时一齐蜂拥上来，拉着小铃儿向体操场去。他嘴直嚷：

“不行！不行！先生要责备我呢！”

“练身体不是为挨打吗？你没听过先生说吗？什么来着？对了：‘斯巴达的小孩，把小猫藏在裤子里，还怕呢！’挨打是明天的事，先走吧！走！”张纯一边比方着，一边说。

小铃儿皱着眉，同大家来到操场犄角说道：

“说吧！今天干什么？”

“今天可好啦！我探明白了！一个小鬼子，每天骑着小自行车，从咱们学校北墙外边过，咱们想法子打他好不好？”张纯说。

李进才抢着说：“我也知道，他是北街洋教堂的孩子。”

“别粗心咧！咱们都戴着学校的徽章，穿着制服，打他的时候，他还认不出来吗？”小铃儿说。

“好怯家伙！大丈夫敢做敢当，再说先生责罚咱们，不会问他，

你不是说雪国耻得打洋人吗？”李进才指教员室那边说。

“对！——可是倘若把衣裳撕了，我母亲不打我吗？”小铃儿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

“你简直地不用去啦！这么怯，将来还打日本哪？”王凤起指着小铃儿的脸说。

“干嘛！听你们的！走……”小铃儿红了脸，同着大众顺着墙根溜出去，也没顾拿书包。

第二天早晨，校长显着极懊恼的神气，在礼堂外边挂了一块白牌，上面写着：

“德森张纯……不遵校规，纠众群殴，……照章斥退……”